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刘洋洋

(苏州职业技术大学,江苏苏州 215000)

[摘要]当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其核心任务在于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偏差,深入分析了德国、芬兰、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特色做法。通过归纳总结其成功经验,提出与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包括:明确人才培养定位、构建技术导向课程体系、建设高质量师资队伍、深化校企联合实践教学、优化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关键词]发达国家;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G719;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6-0075-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06.027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新职教法的修订表达了国家深化职业教育工作的决心。截至2025年8月,我国职业本科院校数量已达87所,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全新层次的教育类型,目前处于探索阶段,缺少成功的办学经验和特色做法。德国、芬兰、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因其较强的工业化程度早已建立起一定的职业本科学校办学经验。学习、借鉴它们的办学经验是有必要和十分重要的。本文将就上述国家的职业本科学校办学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在了解学校的经验基础上,将国外的经验教训予以总结,以供我国本科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我国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一)培养目标:定位模糊与特色缺失

1. 定位失焦:人才培养目标“泛化”与“虚化”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基于人的发展现状和社会需求,对人才培养的应然价值和实然选择作出的理性判断,是科学合理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和先导。当前,一些院校虽然从校名上可以看出学校特色,但对人才培养目标只是简单概括说明,并未明确人才培养定位。部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并未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未聚焦自身特色,未聚焦学生专业发展。学校应该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和本校办学特色为学生设计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2. 千校一面:人才培养目标“同质化”与“去特色化”

人才培养目标对学校和学生的发展十分重要,缺乏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最终会影响学校的办学前景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大部分高职院校将“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其人才培养目标,反映出大部分职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趋同,缺乏特色。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缺乏学校特色、缺少区域发展特色。我国各地区产业发展类型各有不同,因此人才需求也会有差异,职业本科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应该结合区域发展特色。

(二)专业与课程:设置趋同与内容滞后

1. 专业布局失衡:同质化“扎堆”与产业需求“脱钩”

对现有职业本科院校进行分析,开设的本科专业以装备制造大类、电子与信息大类、财经商贸大类为开设的主流大

类。职业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上过于追求热门专业,造成专业设置趋同。学校在设置专业前对企业调研不够充分,导致设置的专业与产业和岗位无法精准匹配。

2. 课程体系陈旧:标准“滞后”与能力培养“错位”

当前,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还存在较强的学术性,未能将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生产过程有效对接。随着产业的发展转型,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已不再是单一类型的人才。职业本科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不够深入,未能让企业一起参与课程建设,导致教学内容和企业实际需求不相符,专业与企业需求匹配度不够等问题。

(三)师资队伍:结构失衡与效能不足

1. 师资队伍出现“结构失衡”与“质量不高”

“双师型”教师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科职业院校的“双师型”教师数量和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基本达到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严重不足。大部分院校能够满足“‘双师型’教师比例不低于50%”、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 $\geq 30\%$ 的要求,只有部分职业本科院校未达到。少部分院校达到《管理办法》中博士研究生学历的专任教师比例 $\geq 15\%$ 的要求,这是最薄弱的环节,亟须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

2. 企业导师“数量短缺”与“质量失衡”的双重矛盾

第一,行业内专家型导师的配备不足。教育部数据统计(高职职教)显示,目前只有26.75%的专业课教师有来自企业的行业导师进行指导,这样的人员配备不能支撑实践教学任务要求。其次,企业导师参与度不够高。企业导师参与教学主要是以专题讲座的方式出现在教学当中,难以将行业标准落实到教学内容上。第三,校企协同管理机制不健全。企业在校兼职担任导师需要付出相应的人力成本及生产成本,学校能够为高校聘请的企业导师提供相应的经费较少,导致师资队伍不稳定。

3. 教师企业实践存在“形式化”与“梗阻性”问题

一是形式上,教师企业实践通常采用座谈、考察观摩等方式,大多是以“旁观者”“参观者”的身份走进企业实践,很少真正介入到企业的实际生产过程与技术研发工作中。二是由于缺乏足够激励,教师的的企业实践形式化,他们大多是

收稿日期:2025-10-13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23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导师制’构建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3SJSZ0896)。

作者简介:刘洋洋(1992—),男,黑龙江五常人,苏州职业技术大学讲师,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因学校的硬性要求而到企业实践,并不是主动去挖掘企业的价值,这样一来,学校派出的人就形同虚设,没有实践的内驱力。三是由于有“壁垒效应”,企业在保护自身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对参与实践的教师设置了较多的门槛,在企业进行实践时会限制教师接触一些企业内部的重要资料。

(四)评价体系:标准、主体与方法的多重失衡

1. 评价标准:重理论轻实践,与产业需求脱节。目前,我国的职业本科教育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学术型本科教育思维的影响,注重对教材上的理论知识进行评价,忽视对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考核,因此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容易被忽略。

2. 评价方法:重结果轻过程,反馈激励功能弱化。目前,职业本科院校对学生以“重结果、轻过程”为主要特征的评价问题比较普遍,在评价的过程中对学生的整个学习周期中对于自身能力和水平提高的过程评价不足,缺乏职业院校职业素养养成的过程记录,忽略了学生真实的职业素养形成。

二、发达国家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经验举措

(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精准,凸显职业属性与应用导向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一批拥有良好的职业行动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专才,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最大限度地转化到生产经营一线,去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芬兰多科技术学院同样实行贴近区域发展的理念办学,他们面向区域服务办学的特色更加鲜明,立足于培育能对接当地产业集群需求,适应地区产业发展需要,培养能够担当引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产业技术创新重任的“领域专家”,学生在未来可以成长为专业的“领域专家”型人物。日本专门大学培养的学生在进入职场后,能快速进入复杂的职场环境,独立完成专业的工作任务,成为学校培养出的技能好、工作踏实可靠、有创新意识和技术革新潜能的实务型专业人才。

(二)课程体系: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构建职业能力培养闭环

日本专门职业大学实施的是“职业引领、能力本位”的教育,分别担当“通识与学术基础—核心职业能力培养—拓宽职业生涯—综合企业能力”的载体。“课程合作委员会”对于保证课程新生命作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及岗位需求的变化,实现精准对接人才的培养和产业发展的精准对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课程设置,教师根据学生社会需求和专业要求决定教学内容,无固定教材,需自编讲义并根据教学内容规定时间进度。

(三)师资队伍:强化“双师型”特质,构建能力更新机制

美国社区学院负责面向本科的学生教学,学院有着严格的教师选聘程序,严格管理教师的准入门槛。教师除了注重其个人的学历学位、职业资格证书,对其业界经验、教学研究潜力同样也做出严格规定。除此之外,美国社区学院更是严控教师的教学质量,并通过不断考评教师的教学质量,检测教师是否还能发挥应有作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要求“双师型”教授必须是既能教书又会做事的人。教授具有非常强的行业背景和行业经验,不仅担任课堂老师的职责,还需要在教学科研的同时帮助企业解决各种技术难题以及推动企业的工艺升级和服务质量改善等工作。

(四)校企合作:深度融合育人,构建制度化协同生态

新加坡高等教育的标志性特色是基于“教学工厂”模式,将生产和学习相结合,把企业的生产环境真实地搬进了校园,提供真实的生产线或研发平台;教师团队负责主持教学工厂的开发及运行,行业专家或者企业主管开展项目技术指导和咨询;学校教职工带领学生依据企业标准完成小批量试

产或产品研发等具体任务。德国的应用型科技大学将“双元制”高职教育模式的优势与本科学历教育相结合,在实践中演化出一种强校企绑定、重知行合一的特色培育模式,得以完善定型并得到合理推广。

(五)评价机制:多元参与闭环改进,保障教育质量

芬兰多科技术学院遵从“适度规制、边界明确”的原则。在国务院层面设置宏观发展目标和拨款基本框架,不过问学校具体的教学活动和教师聘用问题;赋予学校法律自主权,让其自主建设符合自身特征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引入第三方的社会评价机构发布报告,则有利于过程透明化和社会监督。美国州政府不直接参与社区学院教学评价事务,社区学院教学评价一般由各级认证委员会和民间组织共同实施。政府部门承担了“放手”的职责,将大量具体工作交给专业化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去做,而不是被动地充当看门人的工作。相关机构组织了严格的评审流程,由同行专家到校进行实地考察,并将评审结果作为检验学院办学和申请联邦资金的重要指标之一。

三、我国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路径

(一)明确人才培养定位,彰显类型特色与层次属性

一是基于“适应性”提出的人才发展定位。培养符合岗位要求的人才才是职业本科教育的起点和归宿,职业本科院校帮助学生掌握职业发展所必需的综合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变化。二是基于“职业性”提出的人才类型定位。职业教育以职业为导向,其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是职业。本科职业教育必须框定在职业教育范畴内,恪守“本色”,体现人才培养类型定位。职业本科教育应将育人过程植根于企业实际工作场景,围绕生产实践具体问题设计教学目标,注重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三是基于“高等性”的层次定位。职业本科教育属于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的是高等教育中本科层次的职业人才,本科职业教育应秉承“三高”核心理念:高素质、高技能、高适配度,着重培养学生高超技能、解决复杂问题和进行复杂操作的综合能力。四是基于“区域性”的特色定位。职业本科教育办学初衷是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人才,其人才培养目标应该紧密结合当地产业结构、经济特点和发展趋势,培养地方产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构建技术导向课程体系,实现专业与课程精准对接

专业设置要与政府、行业企业共建“综合性”“针对性”“创新性”的紧缺型、高端型专业,打造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科学灵活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模式。专业设置要精确对接产业需求,建立常态化产业洞察机制,即校方应组织教师团队定期到校合作的企业展开调查,建立与产业结构动态相适应的前瞻性专业调整预警制度;对于长期不能对准所在区域主导产业定位且就业率低的专业要停止招生甚至取消;加快新兴领域专业建设步伐,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相关专业。

课程体系构建需要对接岗位要求。学校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参与旧课程的改革和新课程的设计,学校充分了解企业的需求导向,重新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其次,学校也应该增加学生实践课的比重,将理论知识与企业实际需要的能力紧密结合,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为学生职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学校也可以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学生综合性思维。

(三)建设高质量师资队伍,夯实人才培养基础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一是优化高级职称结构,提高教师

队伍中高级职称教师和高层次人才比例,加强对院士、教学名师、大国工匠等高层次人才引进,并给予相应的配套人才制度。二是加强“双师”队伍建设,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式,选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企业的技术研发和项目管理,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三是将党员导师纳入培养主体中,充分发挥党员导师的先锋作用。

提高教师教学理念,一方面要强化职业教育教学意识,把成果导向“做中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转变重视教书而不注重育人能力培养的传统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激发教师自我发展意识,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激励教师走出校园、进入企业,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与能力,为专业发展与个人成长提供内在动力。

(四)深化校企联合实践教学,强化技术技能培养

在教学理念上,根据职业本科教育的教学思想,打造“实践课程课时占比不低于50%”的育人模式。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示范引领作用,协同企业建设实验室、研发中心等教学平台;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企业自身技术研发及转化应用,最终做到校企互利共赢。

在实践教学条件方面,职业本科院校应着力改善教学环境,建设校内理实一体化教学场所、实验实训室及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通过校企合作优化教学条件,采用“校内办厂”“厂内办学”及共建现代产业学院三种模式,吸引企业参与教学设备投入、实训基地建设,实现资源共享与功能互补,构建线上产业需求与科研成果双数据库智能匹配平台,线下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培养基地等,贯通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培养路径。

(五)优化人才培养评价体系,保障教育质量提升

评价主体多元协同,内外联动。产教融合背景下的现代职业教育办学和育人,政府、学校、行业组织、企业都是核心主体,也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因此都应拥有评价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成效的权利。学校通过组织同事听课互评、提高学生评教在教师考核中的权重等方法开展内部评价工作。外部评价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协同联动的作用。政府要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与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给予学校充分的自主权支持学校大胆实践;企业的参与不应只是给学校“内部主导、外部协同”式的实习鉴定,还需在课程目标的确定、实训项目的评价、毕业设计成果的验收等重要环节深度参与;引入第三方机构可以给学校提

供专业的评价标准和横向的参照。

评价内容聚焦质量,强化过程。评价内容应从“硬件达标”转向“软件提质”,重点突出人才培养质量与过程质量。其一,要关注学生技术知识掌握,更要强化职业能力、解决复杂技术问题能力的评价,在实践实训中实现“评教结合”;其二,推动“1+X”证书制度与教学评价对接,促进职普融通与纵向贯通;其三,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化过程评价,将人才培养全过程纳入评价范围,及时反馈改进。

四、结语

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途径、培养内容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对此,需要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本科教育先进经验,明确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构建技术导向课程体系、建设高质量师资队伍、深化校企联合实践教学、优化人才培养评价体系,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 [1]陈恩伦,马健云.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水平高职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高校教育管理, 2020(3): 19-29.
- [2]伊焕斌,吴硕. 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行动路径[J]. 职业教育研究, 2024(3): 25-29.
- [3]邓亮,李媛.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量化分析[J]. 职教论坛, 2021, 37(11): 87-93.
- [4]任慧颖.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对我国职业本科人才培养路径的启示[J].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6): 35-40.
- [5]姚文杰,何斌. 发达国家本科职业教育办学的特点、经验与启示——基于德国、美国和日本三国的分析[J]. 教育与职业, 2020(17): 81-88.
- [6]伍红军. 职业本科是什么? [J]. 职教论坛, 2021(2): 17-24.
- [7]郭丽君,戴蕾. 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应然状况、现实偏差与提升路径——基于25所院校章程的分析[J]. 教育与职业, 2023(12): 14-20.
- [8]王军,黄玲青. 我国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应然方向、目标特征与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20(16): 20-26.

Experiences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a

LIU Yang-yang

(Suzhou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0, China)

Abstract: China'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currently in a phase of rapid development, with the core mission being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Learning from advanced practic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address practical deviations in talent development processes,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distinctive approaches adopted by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ystems in Germany, Finl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ingapore, etc. By summarizing their successful experiences, we propose a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tailored for China'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pecifically including: clarifying talent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building technology-oriented curriculum systems, developing high-quality faculty teams, deepening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practical teaching, and optimizing talent evaluation mechanisms.

Key words: developed countrie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

(责任编辑:章樊)